

史蒂文·D·马修森博士， 《旧约叙事讲道》， 第一讲： 宣讲旧约叙事的挑战

这里是斯蒂芬·D·马修森博士的“旧约叙事讲道”系列讲座。这是第一讲：讲解旧约叙事的挑战。我们即将开始学习如何讲解旧约叙事文学，我是史蒂夫·马修森。

能够帮助您学习如何讲述旧约故事，我深感荣幸。您或许想了解我是谁，以及我为何要做这件事。那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担任牧师已有约39年。

真不敢相信时间过得这么快。我是一名牧师，每周都讲道，不是每个星期天都讲。

我也喜欢给别人讲道的机会，但这是我的主要职责之一。所以我从事牧师工作，我定期讲道。

我也有幸在一些神学院和圣经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我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西部神学院获得旧约硕士学位后，搬到了蒙大拿州，在那里从事牧会事工。在蒙大拿期间，我有机会在戈登-康威尔神学院攻读教牧学博士学位，师从哈登·罗宾逊教授。

于是，我以此为题，撰写了关于旧约叙事文学讲道艺术的博士论文，并将其改编成书。这本书现在已经出到第二版了。

这本书名为《旧约叙事讲道艺术》，由贝克学术出版社出版。这是2021年版，我最初于2003年出版。

如果你对讲道书籍有所了解，或许以前见过这个封面。这是原版，虽然也不错，但如果你想更深入地探索，更详细地了解我们这门课程中讨论的一些内容，我强烈推荐你阅读最新版本。务必确保你购买的是最新版本。

说实话，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自己学习如何讲解旧约叙事文学，我也很乐意将它分享给其他牧师以及对讲道和旧约叙事感兴趣的人。我曾经对哈登·罗宾逊博士说：“你为什么不用写一本关于讲解旧约叙事文学的书呢？你那本关于圣经讲道的书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我不想写。”

你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我接受了这个挑战，从此便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个课题。一路走来，我想这大概是我一种痛苦的持续学习方式吧。即便在从事牧师工作期间，我还是在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攻读希伯来圣经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克里斯托·范德米尔（Christo Vandermeer）让我受益匪浅，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语言学如何应用于旧约叙事文学研究的知识。

所以我有机会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我是在撰写第二版的同时完成的。因此，我相信这对我提升学术水平也很有帮助。所以我想可以说，我既涉足学术界，也涉足实践领域。

我曾在我的母校西部神学院任教。事实上，我曾负责该校的教牧学博士项目，大概有六年时间。我担任项目主任。

我曾在丹佛神学院、三一福音神学院和慕迪神学院教授教牧学博士课程。目前，我同时在慕迪神学院和波特兰的西部神学院担任讲道学兼职教授。因此，我有机会涉足这个领域。

但实际上，我的另一只脚踏在牧养事工上，所以我是以牧师的身份来和大家分享这些的。那么，我们来谈谈如何讲解旧约叙事文学。你知道，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人们都喜欢听故事。

如果你走进一家咖啡馆，星巴克，或者任何你常去的咖啡馆，如果你会偷听别人的谈话——我猜你们有些人会这么做——有时候在咖啡馆里，你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有些人戴着耳机，专心致志地看着他们的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但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其实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关于他们的生活。

人们都喜欢听故事，不是吗？你知道吗？你所布道的对象也一样。詹姆斯·K·A·史密斯说过，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故事。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

我的意思是，想想看。故事真的能启迪我们，不是吗？故事能播下思想的种子，也能在我们脑海中植入情感。

我的意思是，我们观看或听到的故事确实会塑造我们。无论是电影、有线新闻还是社交媒体，都无一例外。顺便说一句，体育赛事也一样。

你知道，在体育界，解说员总是想方设法挖掘大赛背后的故事。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更好地讲述旧约的故事。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仔细想想，旧约圣经中故事的数量之多，意味着学习如何讲解这些故事至关重要，也让我们更具优势。据最保守的估计，故事占旧约圣经篇幅的30%到40%。

因此，当你站在那些深受故事影响的会众面前时，你可以巧妙地运用大卫、路得、参孙和耶洗别的故事。

我喜欢已故神学家RC Sproul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非常推崇用叙事的方式讲道，因为人们听故事的专注程度是听抽象道理的十倍。” 所以看来，哇，我们在讲道方面确实拥有巨大的优势。

但遗憾的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传道人常常忽略旧约中的叙事故事，就像初学者学习萨克斯或小号一样——如果你听过四五年级的孩子学习这些乐器，那听起来可能有点痛苦，对吧？有时我们传讲这些叙事故事的方式也是如此。我们传讲，但却像初学者一样笨拙。

所以，无论是忽视叙事性经文，还是讲解叙事性经文的方式不佳，都无法体现我们对神话语的敬畏，更遑论我们对神呼召我们传道的人们的爱。因此，这一系列讲座旨在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讲解旧约叙事文学。那么，我们该从何入手呢？我认为，一个好的起点是找出我们为何在讲解旧约故事时感到吃力。为什么我们说自己在讲解以弗所书时表现出色，但一讲到撒母耳记上，就显得力不从心呢？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重回正轨，或许还能发现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导致我们表现不佳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我们把故事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无论是在我们成长的教会，还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都倾向于阅读新约书信的原因。

顺便说一句，我非常喜欢新约书信。有时人们会问我：“你最喜欢圣经里的哪一卷书？” 通常我会说是我现在正在讲道或正在研读的那一卷。而我确实非常喜欢书信。

但不知为何，我从小长大的教会，以及我熟悉的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教导的。我们会花时间研读《罗马书》、《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或许也会谈到彼得的书信，但仅此而已。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圣经故事无关紧要。

你知道吗，我注意到很多教会教孩子们圣经故事，这些孩子要么在地下室，要么在教会的基督教教育中心。而保罗的书信却是楼上那些大人们研读的。韦斯利·科德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轻视叙事，我想把他的话说给你听。他说：“通常，我们认为叙事是可有可无的，是个人喜好而非必要之举。”

我们甚至可能鄙视叙事，认为它更适合儿童而非成人，或者更适合古代或不发达的人群而非受过良好教育的成熟人士。我在我牧养过的教会里也看到了这一点。你知道，我在蒙大拿州牧会大约20年，既在大学社区，也在乡村社区。

所以，在我服务的教会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从牛仔到大学教授都有。后来我搬到了芝加哥北部郊区，那里的教会里有很多化学工程师，很多理学博士。我们教会的位置就在一些大型制药公司附近。

但我发现，他们所有人都想要事实，想要一份要点清单，想要一些论证严密的东西。他们对故事有一种轻蔑的态度。故事是给小孩子听的。

然而，正如许多圣经教师和神学家所论证的那样，故事非常重要。例如，N. T. Wright认为，故事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方式之一。他还指出，人们常常错误地将故事视为真实生活的替代品。

他指出，这些经文并非仅仅为了阐明某个观点而存在。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旧约学者认识到，旧约叙事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内涵。因此，我有幸结识了已故的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因为我住在蒙大拿州时，他也住在蒙大拿州。

他还挑战了那些轻视故事的牧师。他说：“为什么故事常常被认为不够成熟而被忽略？但为什么在那些认真的牧师眼中，故事却被认为不够严肃呢？”他给出的答案是：无知。主要是无知。

故事是语言中最成熟的形式，也是语言所能达到的最严肃的形式。因此，他认为，牧师肩负着让圣经的话语在听众心中、在他们所服务的信仰群体心中和记忆中保持活跃的责任，因此，欣赏故事至关重要，因为上帝的许多真理都是通过叙事或故事传达给我们的。这就是我们有时难以理解旧约叙事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轻视故事，认为它们是给小孩子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常常对叙事中的微妙之处感到困惑。

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叙事作品，就会明白叙事作品表达观点的方式更为微妙。它们通常通过展示而非直接叙述来展现主题。有时我觉得它们就像一幅连点成线的图画，你需要将各个点连接起来才能拼出完整的画面。

这种迂回的方式让很多希望文本直截了当地表达观点的人感到沮丧。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更喜欢保罗的书信。当然，保罗的书信也并非总是容易理解的。

事实上，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16节中也说过，他的一些著作确实晦涩难懂，但他至少坦诚相告。而且，即使是长句，他也写得相当冗长。例如，《以弗所书》1章3-14节，就超过200字。

但至少他表达得相当直接。我的导师哈登·罗宾逊，也是圣经讲道界的泰斗之一，他说，为什么上帝不直接说出他的意思，而是要拐弯抹角地讲故事呢？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嗯，这就是难点所在，不是吗？它太微妙了。

有时，当这种差异很微妙时，或许意味着我们的解读会显得更加主观。我们难以理解旧约叙事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我们低估了旧约故事在正典中的作用。过去，一些圣经注释家仅仅将旧约及其叙事作为阐释新约真理的例证。

我记得读过一本讲道教材，里面提到叙事性故事不应该被用来阐释教义。要寻求教义，应该去读新约圣经和书信，但这些故事确实是阐释新约真理的绝佳例证。一位名叫大卫·杜尔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必要的修正。

他指出，仅仅用旧约叙事来阐释新约教义，会导致忽略许多旧约教导，而这些教导可能构成新约神学的背景，或者在新约中并未重复。创造律法和圣约都包含在旧约叙事中，如果忽略它们或仅仅用作例证，就会造成圣经失衡的诸多问题。一个完整的神学框架必须包含整部旧约。

然后他引用了《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圣经都是如此，这其中也包括旧约。我另一位非常欣赏的旧约学者伊恩·普罗文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所有史学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意识形态文献。

这确实是个难题，不是吗？用词很深奥。所有史学著作，或者说所有历史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意识形态文献。也就是说，它们都在阐述某种观点。

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历史意义。我们今天依然拥有这样的历史。我成长于美国伊利诺伊州，那里的英雄人物之一就是亚伯拉罕·林肯。

我读过很多关于林肯的书，都是传记。近几年我读过一本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写的《对手团队》。这本书精彩地讲述了林肯如何将一些政治对手聚集在自己身边，并让他们成为内阁成员。

一方面是为了密切关注他们，另一方面，他也并不自负，愿意倾听不同的观点，汲取专业知识。所以，这就是其中一本书。之后，我又读了另一本书，叫做《林肯之剑》，这本书讲述了他如何运用演讲来阐明观点。

这两本书都是历史著作，它们既论述事实，也带有思想色彩。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选取亚伯拉罕·林肯生平中的一些事实，旨在说明林肯是一位真正懂得如何聚集合适领导人的领袖，而且他并不畏惧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即使是他的政治对手。

另一方面，《林肯之剑》的作者虽然也使用了相同的历史事实，但却挑选了一些史实来阐述不同的观点。关键在于，他们两人都没有违背历史，只是选择了一些史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这正是旧约圣经的作者们所做的。

他们掌握了从A到Z的所有事实，并可能从中挑选B、C、F、G、L以及其他一些事实，因为这些历史细节能够佐证他们的观点。我总是提醒我的学生，在我们英文圣经中被称为“历史书”的部分，实际上是希伯来圣经中被称为“前先知书”的一部分。这些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

这四卷书。当然，在英文中，我们有《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这四卷书就是前先知书。

这意味着它们传递的是一种预言性的信息。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叙事作品时必须明白，它们所表达的含义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最近出现了一种趋势，声称我们或许应该摆脱旧约的束缚。

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牧师安迪·斯坦利（Andy Stanley）曾要求耶稣的追随者们思考，用他的话说，要将他们关于跟随耶稣的教导与旧约的一切割裂开来。他指的是旧约，引文到此结束。这其中也包括耶稣的叙述。

他说，为了下一代的信仰，我们必须这样做。他说，如果我们把故事锚定在旧约或旧约的叙事和世界观上，我们就会在市场、在现实世界——一个科学至上、人们对宗教越来越怀疑的世界——中失去话语权。我理解他提出的担忧，但我认为，摆脱旧约的束缚是一个糟糕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像布伦特·斯特劳恩这样的其他学者已经向我们表明，新的前进方向是学习旧约和新约的全部语言，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挑战对旧约的误读。因此，这也是我们难以理解旧约叙事的原因之一，那就是我们低估了它们在正典中的作用。

我们可能觉得它们并不重要。第四，说实话，我们都会觉得旧约的语言和文学作品令人望而生畏，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这只是个实际问题，不是吗？新约的语言和文学作品似乎更容易掌握。顺便说一句，我非常喜欢新约。

我热爱学习希腊语，就像热爱学习希伯来语一样。我记得一位新约教授曾经跟我说过，我问他，你为什么不选择新约呢？我当时正在思考自己适合哪个方向，要不要专注于某个领域。他说，我选择新约是因为学习希腊语比学习希伯来语容易。他还说，我发现新约只需要了解一小部分历史，而旧约则涵盖范围更广。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选择新约研究而不是旧约研究，就像一个美国公民专门研究美国历史，而不是西方文明史或世界历史一样。我的意思是，旧约的篇幅实在太长，而且希伯来语学习起来也很困难，虽然这一点我可能还有异议。

我觉得一旦你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就会发现它很有趣。但我明白，它确实很有挑战性。

最后，第五点，我们遇到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被某种特定的释经式讲道风格所束缚。我们被某种特定的讲道方法所束缚。也许这与我们经常讲解新约书信的原因有点关系。

我不知道这其中孰先孰后。但问题在于，我们要找到一种我们认为可能适用于新约书信的方法。而我们通常会选择一种非常分析性的风格。

顺便说一句，这并非总是解读新约书信的最佳方式。但由于这些书信论证严密，或许更适合进行分析。因此，当我们解读旧约叙事时，可能会尝试用同样的方式，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我赞同唐·沃德劳教授（Don Wardlaw）的观点，他说，当传道人觉得只有把经文拆解重组，写成律师辩护状才算真正讲解过一段经文时，实际上他们是把上帝的圣言置于某种特定技术性推理的支配之下。我认为我们必须坦诚面对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确实会这样做。

再说一遍，福音派牧师们——我就是在这种传统中长大的——似乎很喜欢这种标题调查表。基本上，我们会把讲道内容整理出来，分析提纲里列出了一系列要点，我们会把这些要点突出显示，方便做笔记的人记下来。我记得我第一次讲道的主题是旧约叙事书，谢天谢地，我想那些录音早就遗失了。

我讲解了《撒母耳记上》，让我举个例子，说说我讲解《撒母耳记上》第7章时用的提纲。我就是按照这个提纲，把整章的内容都讲透了。第一点是上帝子民的悔改。我讲道时说，在第2节到第6节中，我们看到了上帝子民的悔改。

上帝子民的悔改。这一点你必须重申。第二点是上帝子民的得胜。

第三点是上帝子民因此而获得的兴盛。我前面的三个小点，我的意思是，我是用小点来阐述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上7章2至6节中，上帝子民悔改之后，我决心寻求耶和华，下定决心除掉偶像，并决定认罪。

请注意，我选择的单词都以字母 D 开头。我选了 determination（决心）、decree（法令）、decision（决定），这样就押韵了。而且我还把它们并列表达：寻求主的决心，弃绝偶像的法令，以及消除混乱的决定。

它很美，不是吗？但叙事不是这样的，故事也不是这样的。我必须学会放弃那种叙事方式。

我的意思是，说实话，这种讲道的套路其实很简单，不是吗？就是把经文分析成一个提纲，用排比来突出重点，再加些头韵，讲30到35分钟，然后把提纲填到大屏幕上。我这可不是夸张。我的意思是，我刚开始牧会的时候，这种方法就很流行，四十年过去了，依然如此。

你知道，前段时间我浏览了美国中西部一家知名福音派教会的网站，他们的主任牧师，也是该教派的领袖人物，把他的讲道内容以讲道笔记和音频两种形式公开了。我很欣赏他的做法。我完全没有贬低他或嘲笑他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方法。所以我点开了他的一些提纲，其中一个提纲是关于旧约的叙述，第一点就是诋毁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是英语母语者，你上次使用“诋毁”（vilification）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或者你曾在印刷品中见过这个词，或者在Netflix的电影里见过？没人会用这样的词。

但后来我意识到，哦，他需要一个以“V”开头的词。于是他有了“亵渎神荣耀”、“维护神荣耀”和“以神荣耀复仇”这几个词。我记得我在罗宾逊学院上课时，有个同学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我们稍后会在讲解大纲的时候再谈到这一点。不过，问题在于，优秀的讲故事者并非通过分析性的大纲来讲述故事。接下来，我会论证我们确实需要大纲，但我会先解释一下大纲是如何运作的。

我觉得它更像是骨架。我需要我的骨架坐在这里给你们上课，但你们不需要看到我的骨架，对吧？我想这就是大纲的作用。我们接下来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好的，那么我们的策略是什么？这些是我们遇到的困难，但我们接下来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会探讨讲道的诠释学或释经学方面，也会探讨讲道的讲道技巧方面。所以，这里包含了诠释学和释经学。

这意味着我们要研读文本。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解读叙事文学，理解它的表达方式。但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一旦我们明白了作者想要传达什么，接下来我们就必须思考如何将其阐释出来。

我们如何根据对经文的理解来撰写讲道呢？好的，在结束第一部分之前，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首先，从旧约叙事经文中提炼出释经信息的过程应该是流畅而富有艺术性的。顺便说一下，我一直在谈论释经式讲道，以及许多不同的方法，但其核心都是围绕圣经经文和书卷展开的。

它通过研读经文，解读经文，揭示其含义。但我想说的是，无论是研读经文还是宣讲经文，这个过程都需要流畅而富有艺术性。

你必须培养一种感觉。然而，要掌握这个过程，你必须把它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多年前，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我的驾驶培训手册就把左转弯分解成了至少10个步骤。

可能是12岁，我记不太清了。但当时，我觉得那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真的吗？十个步骤？也就是说，我左转的时候，得先想十个步骤？我估计会出事故。不过，这看似疯狂的做法其实是有道理的。我后来意识到，把整个过程分解开来，能帮助我正确地掌握基本要领。学习讲解旧约故事也是同样的道理。

起初，它们可能看起来有点机械，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最终能将它们重新组合成流畅的艺术动作。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谈谈如何学习希伯来语叙事文本。

我知道你可能学过也可能没学过圣经希伯来语，如果你没学过，我想让你明白你仍然可以理解这些故事。这并不会成为你的障碍。我们有很多好工具可以帮助你，如果你仔细阅读英文圣经，并比较一些不同的译本，你肯定没问题。

所以放轻松。你不需要精通圣经希伯来语。你不需要懂圣经希伯来语也能有效地进行叙事性讲道。

然而，如果你有机会学习希伯来语，那将对你大有裨益。值得庆幸的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容易阅读的文学类型，你猜是什么？正是叙事文体。事实上，希腊语新约圣经也是如此，尤其是马太福音，它的叙述方式与希伯来叙事文体颇为相似。

虽然是用希腊语写的，但圣经故事用原文读起来最容易。所以，如果你要学习旧约，或者学习希伯来语，我几乎可以肯定，你最先接触的书卷之一就是《约拿书》。我记得我刚开始学希伯来语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约拿书》，因为《约拿书》是叙事性的，而且篇幅也比较短。叙事性的故事读起来比《以赛亚书》里的诗歌，甚至比《诗篇》里的某些篇章都要容易得多。

所以，即使你不懂希伯来语，也不用担心。你仍然可以理解叙述的内容。如果你懂一点希伯来语，无论水平如何，你都能运用它，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它。

但在我们开始思考如何讲道或如何研读旧约叙事之前，我们需要先谈谈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方式，我们将在下一节课中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是斯蒂芬·D·马修森博士关于旧约叙事讲道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主题是讲解旧约叙事的挑战。